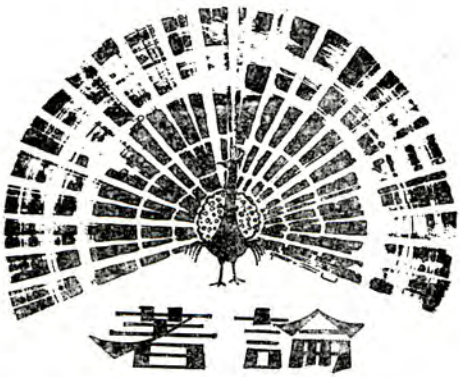

現代佛學的意義與研究方法（上）

瞻思

一 前言

「現代佛學」在現代的人士看來，當然不是什麼新鮮字眼，但說到現代佛學的意義，却不一定就是現代每個人士所能了解。這因為「佛學」本身的條件，具有超越時空的內涵，以傳統觀念來說，自不應有現代或古代之分。

因此所謂現代佛學，就非人人輕易所能了解，同時也即表示其必有打破傳統佛學的觀念，始具有現代佛學的特別意義。否則，我們便不能在這裡提出這樣一個題目，也不能承認今天在世界學術上已掀起了一陣新的佛學思潮。要承認，要肯定，那麼就需要我們對這題目作一番新的解釋，和指出其與傳統不同的價值所在。

二 現代佛學的涵義

(1)所謂現代，乃就時間的觀點上予歷史傳統一個截然的劃別。佛學本身，儘管有其超越時空內涵，但探討佛學的人，却不得不受環境與時代的變遷之影響

。時代不同，學者對佛學之感受與價值意義，也就自然地會有其差異。佛學是否果具有超越時空的內涵，也即視其是否能順此時空之變遷，而不斷地產生其順應時空之新義。假如不能順這歷史的變遷，而常具新義，則人們對其價值的估評，就只能看作是某一時代的背景所產生的過渡文化，而不能看作是一種宇宙眞理與人類的生活或生命發生永恒性的關連。我國近代某些文化學者，便多持有這種看法，嘗謂佛教不過是紀元前印度社會某種情況下所產生的一種文化型態而已，此種型態於今之時，已不適用了；他們之研究，只是想在這種文化型態裡面找尋一些印度文化古董，或者當作某種歷史陳跡，輕心掉意地概括游覽，以便炫示其亦具有這項歷史知識。下焉者，則更顯示其不屑一顧，或偶一顧之，亦足在求知識上少許點綴，以便他日睥睨學壇，邀傲淵博。（此尤以某些好舞文弄墨自命文人騷客者爲甚。）而不知求佛教實在之內涵，與人類生活上、生命意義上所起之決定性關連。

佛教，自二千五百年前發展以來，其間所經時空之考驗，與歷史轉遷之交涉，雖斷言必具不可泯滅之超越的內涵，始經得起如是長久之考驗而不消逝；然其內容在歷史轉遷添減的客觀情勢上，畢竟不免要受若干時空之影響，而有所增添或掩逝。如今，究有多少爲佛教實在的眞理面目，多少爲外界之摻入，或應時境之變遷所作的方便法門？何者是釋迦的本懷，何者是後世教徒爲客觀的需要與自身思惟、理解之限制所作的附加解說？均鮮有人去作一分析判別。要之，祇要是既有的教說，一經前人承認，便一律都可視作菩薩、祖師，甚或佛陀所宣之教說；只要是祖師、菩薩、佛陀所宣之教說，也就一律可奉之爲眞理，不敢疑議。於是，信仰便成了盲從和附和，思想則成了既有教說的囚徒。「凡傳統的卽是眞理」，幾乎已構成了我國大多數信徒的教條。眞正宗教的意義與佛教本身的開示衆生的自覺自悟，在此一傳統的教條下，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價值和意義。

現代，由於西方思潮中一種理性的覺醒，人們開始普遍地提高了他們的判斷與觀察能力，對事物，對文化都懂得了如何深入去作考察和分析，從深入的考察、分析中，而知道了如何取捨及把握其正確的認識。同時由於現代生活的複雜性和空間的縮短，使人類增長了對過去一切、及潛在生命中內層的種種問題特別敏銳的感覺。由此感覺而逐漸求其了解、發現，到今天已不論任何問題，都可以運用理性與縝密的科學方法，予以判斷處理。基於此一劃時代的轉變，和教育的改革，不用說，經過現代思惟訓練的知識分子，對以往一切問題，都可能要重新加以追究，進而予以分析、透視和批判。此種分析、透視、批判的方法，在今天已是科學方法論上的基本原則。在這一原則盛行的方法時代，而以之尋求對佛學的理解，無疑地，也必定會有許多新的問題和新的意義發現。在這種意義下求得理解的佛學，至少，是現代人士所能接受

而又極願接受的佛學。也卽是說，由經過這段理性批判時代所了解的佛學，才是眞實的佛學，也才可適應此一時代文化中所需要的佛學。實際上，也許可以說，由於現代人的批判性的探討，加以時代的複雜，生活領域的擴充，以現代人所了解之佛教，才的確可說是直接地了解了釋迦佛陀的眞實本懷，本此了解，也才更能發揮其無限之實義，而求與現代人之需要相配合，及千萬後世人間之需要相適合。準此，卽所謂現代的佛學，遂構成了一特殊的定義和內容。這內容謂其是大乘佛教的精神復興固可，謂其是批判時代的新佛學亦可。亦惟有基於這個角度，才具有眞正所謂現代佛學的特別意義。卽：正確地把握人類理性的權力，對眞理作明智的完善的決擇。

三　佛學在西方之崛起

㈠到目前爲止，佛學在世界思想史上之發展，不論就推廣之幅度言，或就發揮之深度言，似乎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比中國歷史上對佛教貢獻之偉大。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現代，最不了解佛教與最不正視佛教的，在所有現代文明倡盛的國家中，亦最莫過於咱們這個多災多難的現代中國。以一個曾經因佛教文化的極盛而被及鄰邦，遠播國威的中國，到了今天却反落於鄰邦之後，而尤不及後進佛學國家對佛教認識之深刻、正確，這該是何等的可嘆與羞愧呢！而所謂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佛教之認識不僅不確不深，而且常是誤解歪曲，錯誤百出。此原因究竟何在，實在值得今天一般有責任感的中國佛教徒，作一深刻反省。姑且簡略言之，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佛教之所以誤解或歪曲，或蔑視無知，其主要原因在，整個歷史文化于失去國家富强政治的保護後，及西方新潮的急流衝擊下，一種很自然的而反常的自卑心理，從民族優越感的破滅上，油然產生。有了此種心理，一切古老的文化遺產，都被拋開，應有的知識主體，也恨不得早數百年捨去。一切都以西方的新文化是問，所學所行，也一切以西方的陳品和形式，爲最高目標。却不知摘取那陳品(如所謂科學)、形式(如所謂藝術、文學)後面的方法和精神。固有文化的一切，在此一自卑的心理下，已盡失去了其本具的光輝價值，佛學，不過是固有文化中的一環，則被此一時代(大多數)滿抱自卑心理的知識分子所拋棄，乃更屬當然。何況佛教在中國之發展，一向偏至，又兼歧出不少錯誤的形式與流弊，不僅使現代社會一般知識分子已不易認清它的眞實面目，就連佛教徒本身，也大多已不知道它的本來面目究竟如何了。所知者，只是佔有寺院，佔有信徒；或逃避現實，自命清高；或妄求極樂，嚮往他生。而一些只重現實，又只知物質文明的知識人物，目覩佛教此種現象，不用說，又更加重了他們對佛教的蔑視和拋棄。卽使稍有一二高尙人士，想一探佛教，一看到這種現象，却也要裹足不敢向前了。若該知識分子本身，一經某種現實社會的打擊，又同

樣亦希望跨入到佛教，獲得一個棲隱的所在，以慰其逃避的心靈，美其名，還叫做「看破紅塵」，或叫做「逃禪」，或叫做「解脫」。實際上，何謂「看破」，何謂「禪」，何謂「解脫」，根本就無從了知。（註：佛教並非不講消極，不講棲隱山林、蘭若以作修持，但棲隱蘭若，避離現實，這只是小乘佛教特別注重精神修持的一面，而非大乘佛教積極弘化，或住持世間思想的一面。今我國佛教，大多既未做到棲隱蘭若以作修持，又更未做到住持世間，而教化衆生兩頭均未得，試問怎不產出怪誕而墮落的現象。）似此情形，試問，中國的佛教又怎不脫離根本佛教的軌跡，越出釋迦世尊的初懷？今天，我們果欲有所覺醒，不用說，必須首求振發根本佛教的眞實精神，恢復大乘佛教的本來面目，然後，我國佛教於現代社會上，始眞正有所作爲。此一作爲乃係根據恢復大乘佛教的本來面目而來，憑藉探討原始佛教的基本精神而來，基於此一探討和發掘精神，以時代而名，即今天所探討和發揚之佛學，便自然而然叫做了「現代佛學。」

從以上二義來言現代佛學，即現代科學自有其新顯而特定的價值意義了。然此價值之實現，誠如前所述，乃在於現代的一種新研究方法，來發掘佛教的眞精神。這方法，在歐洲已因科學思潮的環境使然，早爲歐洲各地的學者們，把它運用它使到佛教上了，並且獲得了相當輝煌的成就。由此成就的影響，驚醒了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佛教，接着亦奮起學步，漸漸由開創，到今天，已一躍而爲了全世界研究佛學最有成績的一個國家，不論在質與量的總和上，都可說超凌歐洲法、德、英、俄之上。雖然，在某些地方，個別的成績，還不一定可超越歐洲某些特出的學者，可是在普遍的致力上，與對佛教廣泛的研究上，已毫無疑決定地走在歐洲之前了。美國學術界近年來，由於人文思想漸漸傾向於東方，佛學一門，也漸有特出的表現，從純學術的角度看，我們今天的臺灣，就連美國的佛學界也趕不上了。（目前在美國，正式開設佛學講座的，計有哈佛、耶魯、支加哥、普林斯頓、夏威夷等校，威士康辛大學並成立了一佛學專系。主講者有英國籍最著名佛教學者 Edward Conze 及日本東京大學的花山信勝氏等。最近京都大學的長尾雅大博士亦被聘前去該校教課。）

本來，在我們目前學術界的條件上，自然科學的發展，任如何致力，也無法迎向歐美的並頭去，甚至連日本也不易趕上，但在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只要我們努力，似乎不但可以趕上任何一國的水準，甚至可以領導國際學林，而尤其是關於東方學術方面，因爲在這方面我們有相當文化背景的基礎，以及相當豐富的資料。只要在方法上得力，不需十數年，便可卓然立於國際學林。這當是每一個了解今天世界學術動向的學者們，應有的自信。假如我們不願如此努力，甚且有一天，要等待歐美的學者們來回過頭來教導我們有關東方學術的問題，及中國文化的問題，即不僅我們有愧於東方人的祖先，也實在是一件可哀的事情！（未完待續）